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清白 ■ 冬至 ■ 老嫗的梦 ■ 生命的波折 ■ 信 ■ 视点
■ 广漠的白音乌拉 ■ 官大一级 ■ 偏头镇 ■ 诱饵 ■ 荒
诞阴阳六章 ■ 山火 ■ 白精灵 ■ 砂粒 ■ 人格，没有颜
色 ■ 黑色吻痕

李振德◎著

白精灵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李振德◎著

白精灵

BAI JING LING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精灵/李振德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 6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08 - 4095 - 4

I. 白…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78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8.375

定 价: 200.00 元 (共 10 分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清白 / 1
冬至 / 13
老妪的梦 / 30
生命的波折 / 38
信 / 48
视点 / 57
广漠的白音乌拉 / 66
官大一级 / 82
偏头镇 / 90
诱饵 / 97
荒诞阴阳六章 / 107
山火 / 120
白精灵 / 128
砂粒 / 167
人格,没有颜色 / 177
黑色吻痕 / 220





清 白



地上的人顶着天上的星，地上要是谁死了，他顶着的那颗星就要从天上掉下来。

——父亲的话

“姜枫！有人来看你。”话音像飕飕的凉风，从刚刚打开的牢门灌进来。

看我吗？我忙站起身。

“小枫……小枫……”一个急切的喊声，经九曲回廊般的缓冲显得沙哑而低沉，可这喊声却一下子撞痛了我的耳鼓。是母亲！不会错的。是母亲在叫我。

“小枫。”母亲的声音颤抖着。她急急来到我的面前，伸出双手托着我的脸，“总算熬出头了，总算……我的孩子，听妈告诉你：你不要想他了，你爹这个‘老鬼’死了……”

二

父亲叫姜孟夫，周围的人都喊他“姜病夫”，人们之所以取这个不太准确的谐音，是因为父亲确实是一个病夫，在我的印象中，患哮喘病的父亲就是咳嗽，咳嗽就是父亲。父亲的脸色总是铁青，深陷的眼窝里，两只大眼睛上总是网着一层由于睡眠不足而泛起的血丝，那双蜷曲了的腿已经无法再重新伸直，两只呈半圆的胳膊端着耸起的肩膀，嗓子里总是响着像拉“风匣”一样的气喘。

听母亲讲，父亲的身体原本不是这个样子，解放前，他在家乡的大荒甸子上挖草药，百十斤的药材挑子，只要一上肩就能一二十里不歇气儿，那时的活虽然不轻，可父亲竟能带着一副挺拔的身板儿迎了解放。解放后，父亲进了商业部门，不久又干上了“采买”，一副工作担子，外加一副家庭担子，仍然能听见他哼着不成曲的小调。

我7岁那年的夏天，离家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带着一衣风尘回来了，一进门便遇上母亲那异样的目光。父亲身上的每一点儿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面对母亲“搜索一切”的目光，父亲显得很不自在，他抻了抻衣角，又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把胸脯挺得老高，还故作轻松地亮了一个“架势”，把一家人全逗笑了。像每次一样，父亲又给我带回来一样礼物——纸炮枪，我高兴极了，“啪啪”地打个没完，吓得妹妹直往母亲身后藏。

借父亲的光，母亲做了大米饭。吃饭时，父亲脱掉了那件一直不愿离身的黑制服，我一眼便发现，父亲又穿了一件印着红字的白汗衫，虽然没上学还不识字，可是我知道汗衫上印的红字一定是“先进工作者”。我高兴地蹦起来，喊着：“咱爹又



得奖啦！咱爹又得奖啦！”父亲自豪地笑了，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得意的神情。是的，像这样的只需一元多钱、几寸布票的汗衫，父亲是经常“得”的，有一次，父亲竟“得”了一个足能把我包起来的大线毯。

“咳咳、咳咳……”父亲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大米饭被咯了出来。呀！雪白的大米粒上怎么染上了淡淡的红色？母亲赶紧放下饭碗去给父亲捶腰，嘴里不住声的埋怨：“我就猜到会有今天，整天像个老牛似的傻干，看累出病来谁管你？”“咳咳、咳咳……”父亲好不容易才咯出一口痰，痰里竟裹着血块儿……

原来，在这次采购出发前，个别领导一再敦促父亲要多购多装，并说“采购也要有跃进的架势”。由于车装超高，当车返回行驶到一段陡坡路时，拉绳被偏重的货物坠断，把父亲和部分货物一起从车上甩了下去。令人想象不到的竟是，就在从车上摔下来的一瞬间，父亲的怀里还紧紧抱着一纸箱花瓶……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听说的。

三

父亲连续休养了三个月，咳嗽却一点不见好转，据医生诊断，父亲是受了内伤加之过度劳累，看来，父亲的咳嗽病是作下了。这期间，公司领导曾先后来家探望父亲，每一次都要带慰问品。还说父亲是“革命的老黄牛”。面对领导的关怀，父亲总是感激不尽，一再表示：是自己的工作没干好，还给领导添了不少麻烦，就是不来看他，他也会好好干的。

经常登门的还有父亲的同事侯叔，由于瘦，侯叔的额骨凸出，嘴巴略尖，根据侯叔的外貌特征，我故意咬小字眼儿叫他“猴儿叔”。上次父亲给我买的纸炮枪早让我拆卸得装不上了，

猴儿叔一来，我就缠着猴儿叔给我修枪，可猴儿叔的手笨极了，修了几次也没修好，最后索性给我买了一个新的。父亲知道后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声呵斥起我来，那神情我从来没见过，真吓人。

“说！你为什么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我……”

“哼！我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你这么一丁点就学得这么不安分，长大还了得。”父亲越说越气，竟扳过我的屁股要抡巴掌，就在这紧要关头，母亲把父亲拦住了。

“借人一斗，还人一石，不能让他侯叔破费。”父亲气咻咻地走了。

第二天，母亲领着我到商店给猴儿叔的小女儿买了一件印着两只花蝴蝶的小衣裳，花了整整三元钱，能买两支纸炮枪还用不了。

父亲在家待不住了，一再往公司跑，要求上班，为了照顾父亲，领导决定让父亲去五金商店当收款员，父亲自然高兴，二话没说就上班去了。

四

转年，我上学了，父亲的病却转化为支气管哮喘。正值灾年，全家人都在为糊口奔忙，姐姐放学后一放下书包就去撸“榆树钱”，母亲领着妹妹整天在大甸子上挖野菜，然而，我却一头钻进了说书馆去听大鼓书。什么《西游》《三国》《说唐》……我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竟忘了去上课，每听一段我都置配一件“兵器”，什么“如愿金箍棒”“青龙偃月刀”，腰间也配一个什么“锦囊”，里面装着圆圆的弹子，如果谁敢冒犯，我便“信手拈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收款出了差错。那天，出售新到的五十辆“永久”自行车，因此商店里的顾客非常多，到晚上结账，怎么算怎么差一辆车的款。案情一发，父亲成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重点嫌疑，这对于树叶掉下怕砸头的父亲来说，犹如泰山压顶，他吃不下饭，睡不稳觉，哮喘病又犯了，只几天工夫，父亲的腰就仿佛弓了许多，眼睛变得昏涩了，眼窝出现了两个黑圈。

对于父亲的痛苦，新近提拔为副主任的猴儿叔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经常来安慰父亲，让父亲不要着急。一次，他对父亲说：“姜大哥，别看我如今是副主任，咱们还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什么话别闷在心里，看你这样，以后我也要叫你‘姜病夫’了。”猴儿叔嘻嘻哈哈一阵后，又悄声对父亲说：“大哥，我问你，‘现金收讫’的大印在谁手里？收款匣是谁管着？”

“你——是说我？”父亲吃惊地瞪着猴儿叔。

“不、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别把事情闹大了。一百多块钱，就是认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猴儿叔狡黠地笑着，“和我还装什么‘老黄牛’，没听人说吗，老黄牛饿急了也要偷草……”

“啪！”父亲少有的急了，然而，猛然举起来的大巴掌并没有甩向猴儿叔，而是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后重重地拍在了木桌上，父亲的声音都变了。“什么叫装老黄牛？旧社会我也是这么干的！我姜孟夫从没昧过良心，就连我大丫头上树撸树叶，都要事先问问是谁家的树。你……算什么朋友，给我滚！”

可是，无论父亲怎样申斥猴儿叔，也不管父亲冤枉不冤枉，在事情没有结论之前，还是一月十元地扣了父亲的款。父亲被当成“经济不清”的人调到商店装配组去组装自行车。

家境更加贫寒了，父亲也沉默了，他仍像先前那样默默地干着，但再也没“得”上一件“先进工作者”的汗衫，所不同的是，父亲对我出奇地严厉了。他不准我和小伙伴们玩儿，不

准我出去听大鼓书，但是，我的“野”性难改，一次，我还是用弹子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父亲气急了，拎着我的耳朵，让我跪在他面前，当着我的面儿，踹碎了我所有的“兵器”，我心疼地哭了，我感到眼前的父亲已经不是给我买纸炮枪的父亲了，我跪在那里，瞪着大眼睛在默默抗议。然而，在我流下眼泪的同时，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

晚上，我早早地上炕去睡了。蒙眬中我听见有人在说话：

“小枫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啦，长大了他还不得去杀人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在告我的“状”。

“唉，谁承想这孩子会这样。小时候看见一个毛毛虫都哇啦哇啦地哭，气得我还打了他两巴掌，骂他没出息，还……”咳咳、咳咳，父亲又咳嗽起来。

“得加紧管了，再晚就……”母亲的声音充满忧郁。

哦，我原本是一个“胆小鬼”呀？就像受到了表扬，我直为自己没有一直都是“胆小鬼”高兴，不由得暗暗为自己辩解：胆小鬼怎么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父亲和母亲不再说了，余下的只是一声高一声低地叹息……

五

父亲的病愈来愈重，听说心脏也有毛病，可是他仍坚持着去上班，机械地干着组装自行车的活儿。不过，父亲不再住商店了，就住在家里，挨着我睡，每天晚上都是等我睡了以后他才上炕。一次，我被尿憋醒，看见父亲正紧抱着枕头俯身坐着，他的整个面部都埋进凹下的枕头上，“咳咳”声虽然小得多了，可父亲的肩头却在枕上一抖一抖。我想，那滋味儿一定难受极了。可不知为什么，我生怕父亲发现我正在看他，赶紧又闭上



了眼睛，一动也不敢动。“当！”墙上的老挂钟破锣似的敲了一下，是一点还是一点半？我不敢抬头，大概已经两点半了吧。直到父亲不再那么咳了，我才不知不觉地在他那均匀的拉“风匣”一样的气喘声中进入了梦乡，以致那一夜尿了炕。

父亲上班要走很长一段路，原本打算给他买上一辆自行车，可是因为那件倒霉的“扣款”，买自行车的事也只得往后拖了。为了让父亲少跑一趟路，能吃上热饭热菜，每天中午，都是我和姐姐轮流给父亲送饭。开始，母亲总是想着法给父亲做点可口的。譬如：用玉米面和白面掺在一起蒸的花卷，把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捞的二米饭，有时还要摊上一个鸡蛋。可是，凡是好吃的，总是中午送去了，晚上又原封不动地被父亲拿回来，而每一次的结果又是，父亲中午饭中最好的一部分，就成了我和妹妹晚上的一顿“美餐”。每当这时，母亲都要和父亲生气，有时还骂我和妹妹是“馋鬼”，但是，她从不夺我和妹妹的饭碗，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凡是我和妹妹爱吃的东西，父亲和母亲还有已经能给母亲分担一部分家务的姐姐都不爱吃。不过，这个“谜”很快便被我揭了底。

10岁那年放暑假，我到乡下姨妈家去串门，不巧病在那儿了，父亲听到消息后立即去接我。吃中午饭的时候，姨妈煮了好多咸鸭蛋，我嫌太咸，连一个也不想吃，父亲却不管咸淡，出人意料地吃了俩……

回到家里，我的病有了好转，可眼前总出现父亲吃咸鸭蛋时的情景。母亲给我煮大米粥，粥里还放了两颗大枣，我也只吃了几口便推开了。母亲很奇怪，她摸摸我的头，又揉了揉我的肚子，问我哪儿不得劲，我只管闭着眼睛不吱声。母亲害怕了，她张罗着要去做我最爱吃的荷包蛋，我急忙拽住母亲的手，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我爹他愿不愿意吃咸鸭蛋？”母亲被问得直发愣。于是，我就原原本本地把父亲在姨妈家吃了两个咸鸭蛋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一下子扭过头去。哦，她是不想让

我看见她流了眼泪，可她千真万确地哭了，要不，她的手为啥抖得厉害，撩起的衣襟也洇湿了。

自那以后，我仿佛变得懂事了，父亲再偏向给我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任凭他怎样用“不爱吃”“太硬、太甜、太腻人”之类的话“骗”我，我全然不信了。宁愿把好吃的放得发霉，长了一层绿茸茸的毛毛。

两年之后，母亲还是在全家的衣食费用里一点一滴地挤出了180元钱，给父亲买下了一辆自行车，可是，父亲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能骑了。新车推回家那天，我高兴得直劲儿蹦高，父亲先是看着我笑，笑着笑着便哭了。

六

十年动乱的第三年，父亲又遭了厄运。

那天，我和姐姐去街道被服厂为母亲往家背衣服（母亲在为被服厂的成衣钉纽扣，每钉一只挣一分钱），还没到街口，就听见“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大喊大叫：

“根据革命造反派的检举揭发，我们商业系统红色兵团，终于把长期泡病号，自诩自己是一个‘病夫’的贪污盗窃分子——姜孟夫揪了出来！我们……”

天那！父亲成了贪污盗窃分子，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带着病“咳咳”地去组装自行车，怎么会是泡病号呢？

“宣传车”嗥叫着开了过来，父亲紧贴后车厢板站着，一副“贪污盗窃分子”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一顶足有一米长的大高帽扣在头顶，解押父亲的两个造反派里，左边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猴儿叔。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继续响着：“贪污盗窃分子姜孟夫，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老黄牛’，而是一条‘老瞎牛’。他叫器



‘旧社会我也是这么干的’，拼命地为剥削阶级招魂，拼命……”

“怎么能这样对待父亲?!”我两眼喷火，发疯般向“宣传车”冲去。

“小枫，小枫!”姐姐及时赶过来，她死死扯住我哭着求我，“好弟弟，不能去，不能去呀，他们要打人……”

晚上，父亲病倒了，他大声大声地咳，一口口黄痰里裹着血块，每咳一回，他都擦一把鼻涕眼泪。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弄不清父亲脸上的眼泪是因咳嗽顿出来的还是因为伤心……

猴儿叔又出人意料地来了，他坐在父亲的床头，全家人都仇恨地盯着他，我把牙咬得“格格”直响，猴儿叔却不在乎，他寒暄了一阵之后便感叹道：“唉，我也是没办法呀，咱俩是朋友谁都知道，不这样就会落个包庇贪污盗窃分子的罪名。”

“可耻!”我猛地挥起拳头在猴儿叔的眼前晃了一下，吓得他连连往后躲。

“嘿……嘿嘿。”猴儿叔把猴子一样的眼珠停在我的“红卫兵”袖章上，“哟，小枫当红卫兵了!”

这句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揪斗父亲的造反派不都是带红袖章的吗?不及细想，我一把扯下“红卫兵”袖章，狠狠地摔在了猴儿叔的脸上。

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能上班，我也退出了红卫兵，在家看起父亲保留下来的《三国演义》，当起“逍遥派”来。至于那个猴儿叔，因揭发父亲有功，一升再升，直爬到商业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宝座。可是，他忘了的事我却不会忘，我暗下决心：“揪父”之仇，早晚要报!

七

就在父亲又一次被揪斗的那天晚上，我从家里的菜板上抓

过一把菜刀闯进了猴儿叔的家，一阵乱杀乱砍之后，猴儿叔倒在了血泊中，我还不解气，硬是捏紧了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将猴儿叔的左眼给抠了出来。之后，我这个曾被毛毛虫吓得吱哩哇啦乱哭的“胆小鬼”，拿着血淋淋的菜刀去公安局投案自首。

15年过去了，因为表现突出，加之要处理父亲后事，我这个被判处18年徒刑的“反革命杀人犯”的刑期再一次被提前了。走出监狱大门，我并没有一丝一毫获得自由的快感，太阳一照，反而觉得有些眩晕，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不是吗？15年的监狱生活我恍若隔世，我不但耗损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还失去了我最亲最亲的亲人——父亲。

我记不得是怎样回到家的，只感觉母亲在拉我的手。父亲的音容病态在我眼前晃动，就连他拎着我的耳朵罚我下跪也是那样亲切。他一定还穿着那件黑制服，里面仍然露出“先进工作者”的红字，不，他好久好久没“得”那样的汗衫了。

像是做了一次极其艰难的长途跋涉，父亲安详地躺在一床地铺上，他微睁着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仿佛在审视这个世界，又好像在等着他的小枫归来。啊，父亲，你再也不咳了，我也再听不到你拉“风匣”般的气喘声了。你来到世上走了一遭，在清贫的日子里挣扎了一辈子，今天终于伸直了那双被病痛折磨得蜷曲了大半生的手脚。

“爹——！”我一下子扑到父亲的身上，慢慢摩挲父亲那双没合上的眼睛。“爹！”成串的泪水滴落在父亲的脸上。“我没能和您身边侍候您，没能为您送终，为儿的不孝，为儿的……”

“小枫，”母亲上前拉我。“不怪你，是你爹造的孽。要不，你咋能蹲了15年大狱。”

“不！”我又一次向父亲扑去。15年，是父亲想念儿子的15年；15年，是儿子没能尽孝的15年。父亲为我们这个家，为我吃了那么多苦，可我……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大将夏侯



悼，他一把拔下射中左眼的暗箭高喊着：“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随后便一口将被箭镞带出来的眼球吞进肚里……

扑在父亲身上，我失声痛哭。

“哥哥……”妹妹来拉我，拉不动。

“小枫……”姐姐来拽我，拽不开。

母亲在哭，姐姐在哭，妹妹在哭……她们是在为父亲悲号，还是在为这个“五口之家”的悲欢离合而哭泣呢？

“呜呜呜……”一家人哭了一夜。

八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被送到我们姜家的祖茔深葬。就在骨灰盒入土之前，商业公司负责清理冤假错案的领导也匆匆赶来了。他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老姜的问题已经澄清了，这回他可以清清白白地走了。”接着，他就把猴儿叔的贪污盗窃问题简要地告诉了我们全家，全家人都惊呆了。

原来，15年前的那个无头案，正是猴儿叔一手策划的。他先以副主任的身份凑到现金“笼子”，再让他小舅子在后屋喊父亲去接电话，在父亲被骗出现金“笼子”的时候，猴儿叔便在预先填好的三联发票上盖了“现金收讫”的朱红印章……

母亲第一个从呆愣中转过，她一把夺过还未及下葬的骨灰盒，扑倒在地上，紧接着便是一阵更加悲怆的哭述。父亲的不白之冤终于得以澄清，可是，已经化作一缕青烟的父亲再也无法知道了，留给我们的也不是安慰，而是更加令人感伤的憾事。

这天晚上，我这个不肖之子，久久伫立在屋檐下，凝视空旷凄迷的夜空，在浩繁的星海苦苦搜索。我仿佛又看见父亲：他仍在得意地拍着印有“先进工作者”的汗衫，他仍在阴郁地组装自行车。那“咳咳”的咳嗽声又从天外传来，拉“风匣”

一样的气喘声窒息得我透不过气来。

唉，这就是父亲人生的路！

父亲是抱着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信念来到世上的，他从来没敢把自己想得太高，看得过重，尽管他有时有些自私、吝啬，可他从来没有去危害他人的利益而不顾人格。灾年他同全家人吃“代食品”——不说苦；条件稍好一点，他同全家人吃棒子面就着大萝卜咸菜——觉得甜；逢年过节，割上一斤肉包一顿饺子——全家喊香！我们咽下的每一口饭菜都不是嗟来之食，尽管父亲曾吃过姨妈家的两个咸鸭蛋；我们置下的每一件家底亦非不义之财，就连吐在屋里的带着血块的痰，也是用自己的劳动汗水换来的。

夜，是神秘的，闪烁在夜空里的繁星令人遐想。“嗖——！”一颗流星在天幕上画了一个圆弧，一闪即逝了。这时，我忽地想到，如果人真的顶着星，那么，这颗刚刚陨落的就是父亲顶的那颗吧？尽管它微弱得像一炷香火，实在比不得星海里那些大星、亮星，可对于我，它的撞击力却总是那样辉煌，总是那样震撼人心。

1982年10月4日



冬 至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我并不会做诗，但我却喜爱这首诗。诗人不但幽默，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其准确程度近乎巧合，竟然能够提前半个多世纪，道出了属于我们的欢娱、苦闷乃至失恋后的惆怅。

呵，昨天……冬至……22号路灯……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事……

——
今日冬至。

这一天，太阳经过冬至点，我们所居住的北半球将出现两个“天象之最”：白天最短，夜间最长。

“呵！冬至。冬至就是冬天的截止，等候我们的是春天，万